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

刘波 著

佛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始末首在燃燈佛所
於法有所得不世尊如來我燃燈佛所於法

尊何以故取嚴佛土者則非嚴嚴是名莊嚴

芳釋迦牟尼以寶无有法得何

是故須菩提諸善權摩訶薩應如是生清
淨心不應住色聲心不應住香味觸法是心

提是故燃燈佛世我受記作

燃燈佛世我受記作須菩提前知有人身如

當得作佛芳釋迦牟尼何以
濟然此云作佛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
著法如義若有人言知來得何
其來世當得作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三菩提須菩提寶无有法能

須菩提知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
於意云何是善恒河沙等為多不須菩提言

三報三菩提須菩提知本所

善其身摩得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三菩提於是中无寶无是

須菩提我今知言若汝若有善男子善女
不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

財是佛法須菩提云言一切

法皆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

法是故名一切法

須菩提辟如人身長大須

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
此經者為他人說此福德勝前福德

未說人身長太則為非太

身復次須菩提隨說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

須菩提善哉亦是若作

此乘一如世間天人向佛家皆應供養如佛

无量衆主則不若善哉

格願何須入善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

有法名為善哉是故佛說

如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

无衆主无壽者須菩提若

有人受持此經者我當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

刘波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 / 刘波著 . -- 北京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2018.4

ISBN 978-7-5013-6024-6

I . ①国… II . ①刘… III .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关系—敦煌学—研究
IV . ① G259.251 ②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7226 号

书 名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
著 者 刘 波 著
责任编辑 苗文叶
封面设计 翁 涌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 - mail nlcpress@nlc.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华艺斋古籍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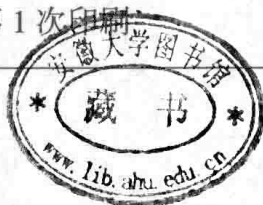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36 千字

印 张 22

书 号 ISBN 978-7-5013-6024-6

定 价 78.00 元



序

刘波同志是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但其实我并没有对他做多少指导工作，因此更准确地说，他是和我渊源更多的一位同事。

2007年，国家图书馆的领导为了加强馆内的学术研究气氛，培养一批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实施了首席专家和学术带头人的学术计划。我原来的专业是古籍整理，入馆之后也主要从事此项工作，因而忝列为古籍整理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并与同事组建了一个团队，开展相关工作。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刘波。当时他还在馆里的港台图书采访编目岗位，但却已经撰写并发表了几篇有关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文章，展示出较强的研究能力。2010年我首次招收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看到报考名单中有刘波的名字，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这除了他是我熟悉的同事，更重要的是我熟知他的研究能力。人都说开门难，开门弟子要选好，既然如此，就要尽可能选择一个有把握的学生。不过，选择他却绝非我一人之私意，在面试时，老师们一致认为他的回答最精彩，还纷纷表示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刘波本科和硕士阶段皆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有较坚实的学术基础和良好的学术意识，考取博士生时已经进入馆里的古籍部门，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指导帮助下，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学术成绩。特别是对馆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也撰写了几篇得到界内学人关注的论文。我除了随机地了解情况，询问进展，几乎不用操太多的心。

如果说我曾经用过一些心思的地方，大概就是帮他选定学位论文题目。

因为他报考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方向，按道理应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里确定题目。而我当时正关注古代文学经典的批校评点问题，于是曾经希望他能从陶渊明的未刊批校入手，对陶渊明作品的研究资料做进一步的整理和探讨。可能是他此前更侧重于语言文字学的学习和研究，对这个题目接触不多，翻阅了相关资料后，他表示做起来可能比较困难，我同意另外考虑题目。又根据他从事的具体工作及他的个人兴趣，我和有关方面特别是招生单位负责人沟通后，基本明确学位论文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范围内选题。

但这个论文题目范围的确立，既有刘波个人的学术兴趣、工作岗位等客观情况之必然，也有一些偶然的细节。记得刘波和时任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副主任、很有造诣的敦煌学者林世田先生，共同承担了国家图书馆的馆内科研项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专题研究”。在项目完成后进行鉴定时，所邀请的几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玉麒，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红彦、李际宁与史睿博士等，纷纷对该项目的意义予以了较高的肯定，认为这个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图书馆对敦煌学的学术贡献。我于敦煌学完全是门外汉，但因为已经是刘波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也被请来作评审专家。我真切地记得，当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题目是国家图书馆对敦煌学的贡献时，我立刻想到历史上的国家图书馆所做的收藏、保存、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工作，不仅为保存敦煌文献、提供学者服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直接参与了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国敦煌学发生、发展的每一步，几乎都离不开国家图书馆。系统地梳理国家图书馆所做的这些工作，探讨这些工作与敦煌学发生发展的具体联系，是百年国家图书馆发展史的研究，也是百年敦煌学发展史的研究，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术题目吗！我当时就把这个想法和建议讲给在场的几位学者，大家一致表示赞同。于是，刘波的博士论文题目就这样定下来了。我当时既感到欣慰，更觉得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回想我指导刘波博士阶段学习的整个过程，这件事情大概是我唯一可以称得上有贡献的地方。

题目确定之后，我就叮嘱刘波，一方面要充分利用馆藏的档案等特有资料，尽量运用这些特有资料，把国家图书馆的特殊贡献反映出来，另一

方面则要通过阅读、请教等途径，深入了解敦煌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把国家图书馆的贡献，提升到促进敦煌学发展的学术史高度。因此，接下来刘波做的事，我几乎无从插手，倒是京城的敦煌学者们，如荣新江先生、朱玉麒先生、孟宪实先生、刘屹先生、陈红彦先生、林世田先生、李际宁先生等，给刘波的学习给予了非常有益的指导。刘波能够顺利做完这个题目，他们的功劳首先应该铭记，是他们替我、帮我完成了指导教师的任务。

论文写出初稿后，刘波送我阅读，我当然只能就文章本身，提一些写作的建议，同时提醒他对国家图书馆前后几位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学者，如陈垣、俞泽箴、王重民等人的敦煌学成就，进一步予以挖掘和概括。而真正提出了专业意见的，仍是替刘波约请的评议专家荣新江、张涌泉、刘进宝、伏俊琰、刘屹诸位先生，可惜的是除了诸位先生肯定、赞扬的意见外，其他有建设意义的指导意见都被秘送到了研究生的管理机构，我至今也没能看到。但刘波前后都向各位先生有过请益，估计他们的高见已经被吸收到此次的修改中了。至于是否修改到位，还有哪些可以开拓的空间，仍有待各位行家的进一步批评和指导。

刘波在积极参与国内敦煌学学术活动的同时，还时刻关注国际敦煌学的动态，作为国际敦煌项目中国方的主要参与者，先后赴美国、英国等地进行敦煌学学术交流和业务协作，具备了相当的国际学术视野，营造了一定的学术空间。正可谓前途未可限量。我趁他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之际，简要回顾与他合作的一些经历，一方面是说明他的成绩主要是他自己勤奋钻研、多方请教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表达我的良好祝愿，希望他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就。相信只要他按照目前的节奏坚持下去，一定会做得到的。

张廷银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2018年1月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二章 敦煌遗书的入藏与保存.....	011
第一节 清末学部调拨敦煌遗书始末.....	011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调拨.....	013
第三节 零星购人与捐赠.....	018
第四节 赠出与遗失的馆藏敦煌遗书.....	024
第五节 馆藏敦煌遗书的度藏变迁.....	029
第三章 馆藏敦煌遗书的初步整理与对外服务.....	039
第一节 关于《敦煌经卷总目》.....	039
第二节 《敦煌经典目》的编纂过程——以俞泽箴日记为中心.....	041
第三节 《敦煌劫余录》及其成书过程.....	048
第四节 京师图书馆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	064
第五节 接待借阅、参观与参与文献展览.....	074
第四章 写经组的工作及其成绩.....	083
第一节 写经组建制与职员.....	083
第二节 写经组的主要工作.....	091
第三节 写经组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	101

第五章 拍摄英法藏敦煌遗书并服务国内敦煌学界.....	110
第一节 拍摄英法藏敦煌遗书的经费筹措	111
第二节 照片拍摄、入藏过程.....	117
第三节 英法藏敦煌遗书照片的保管与编目	121
第四节 《敦煌古籍丛编》编印计划.....	125
第五节 英法藏敦煌遗书照片对中国敦煌学的推动	131
第六章 北平图书馆时期的敦煌学研究.....	139
第一节 王重民的敦煌学研究（附刘修业）.....	139
第二节 向达的敦煌学研究.....	155
第三节 赵万里等学者的敦煌学研究.....	164
第四节 馆办刊物对敦煌学的贡献.....	173
第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敦煌遗书整理与敦煌学研究.....	177
第一节 残片整理与编号	178
第二节 目录编纂与文献刊布.....	179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敦煌学研究	184
第八章 敦煌学学术服务的扩展与深化.....	201
第一节 学术服务与业界合作.....	201
第二节 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的成立及其服务	206
第三节 馆藏敦煌遗书数字化.....	214
第四节 组织敦煌学学术活动.....	222
第九章 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	233
第一节 早期修复实践及其评价	233
第二节 修复原则与修复方案的确立.....	236
第三节 修复工艺概述	239

第四节 敦煌遗书修复的学术贡献	244
第十章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	248
第一节 国家图书馆不同历史时期对敦煌学的贡献	248
第二节 中国敦煌学史上的国家图书馆	251
第三节 1930 年代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研究的高潮时期	259
第四节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界的互动交流	265
附 录	271
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编年事辑	271
国家图书馆敦煌学论著简目	292
主要参考文献	310
著作类	310
论文类	317
人名索引	328
后 记	340

第一章 绪 论

敦煌遗书是20世纪初中国学术四大发现之一，随之兴起的敦煌学，其研究范围由以文献为中心逐步扩展到艺术史、美术学、石窟考古及石窟保护等多个领域，蔚为一代显学。仅就敦煌遗书研究而言，大凡涉及中国古代文史的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可以从中获取必要的材料，生发出众多学术问题，进而推进相关领域的探讨，敦煌文献因此深受文史学者的重视。

敦煌遗书发现之后迭遭外国探险家以不正当手段攫取，导致珍贵历史文物的外流，形成敦煌文献散藏世界各地的特殊状况，这一方面使得敦煌学成立之初就具有显著的世界性特征，成为国际显学，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敦煌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资料缺乏的问题。敦煌学兴起一百余年来，收集流散的敦煌文书、获取海外存藏敦煌遗书的信息，进而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敦煌学家们和各大学术机构孜孜以求的事业。国家图书馆及其前身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①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敦煌文献收藏机构，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在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0年前后，以敦煌遗书发现一百周年为契机，国内外举行了众多纪

^① 国家图书馆馆名多次更改。1909年9月9日，清政府批准管学大臣张之洞的《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标志着京师图书馆正式筹建。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改组后仍沿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名。1949年，馆名变更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再次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本书中，根据行文需要采用不同时期的不同馆名，有时也用“北图”“国图”等简称，或用“国家图书馆”指代整个国图发展历史，特此说明。

念活动，敦煌学界也回顾敦煌学各领域百年来的研究进展，总结成就与经验，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形成了敦煌学史研究的一个热潮。纵观近年来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于敦煌学者的学术成就、学术经历的介绍与研究。相关论著甚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界曾以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纪念于道泉、王重民、向达等敦煌学者，并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其二，关于敦煌学发展史上重要事件的论述，比如早期敦煌学史的某些细节问题，又如所谓藤枝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说的问题等等。其三，关于敦煌学某一领域的发展史，诸如樊锦诗《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①，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②，张涌泉、窦怀永《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③，张涌泉《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的回顾与前瞻》^④，马世长《敦煌石窟考古的回顾与反思》^⑤，方广锠《敦煌宗教研究的回顾和展望》^⑥，杨富学《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百年回顾》^⑦，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百年回顾》^⑧，冯培红、孔令梅《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⑨，屈直敏《近百年来敦煌地志文书研究回顾》^⑩等等论文，分别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综述、总结了敦煌学各领域的发展。

不过，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目前看仍然远远跟不上敦煌学发展的需要。2005年，荣新江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一文中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① 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经补充后又以《二十世纪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题，收入郝春文《二十世纪的敦煌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③ 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④ 载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 现状 趋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6—396页。

⑤ 载《文物》2000年第8期。

⑥ 载《中国文化》1990年第1期。

⑦ 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⑧ 载《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⑨ 连载于《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2008年第4期、2010年第3期。

⑩ 载《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

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①虽然已经过去多年，这一论述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由于敦煌学内容涵盖面广，学术史研究者往往只能就自身所熟悉的学术领域进行学术批评与学术史梳理，而难以从整体上对体系庞大的敦煌学发展史加以综合论述。迄今为止，以中国敦煌学史为主题的专书，只有林家平、宁强、罗华庆所著《中国敦煌学史》一部，该书完成于1984年，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于1992年刊行，二十多年来竟没有出现续起之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敦煌学领域过于宽广，一位或少数几位学者难以全面、宏观而深刻地把握。完整地梳理敦煌学学术史尚且如此不易，撰写一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学术史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从基础性工作入手，全面、坚实地从较小的角度与选题进行敦煌学学术史的梳理工作，仍然是必要且紧迫的。

与敦煌学内容的广泛性相应，敦煌学学术史需要多方位、多维度的考察。学术界在分专业进行梳理、就著名学者个人进行研究这两个角度之外，已从另外一些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黄征主持的“江苏与敦煌学”项目（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项目），是从地域与敦煌学的关系角度进行的开创性探索。此外，黄征还撰有《浙江与敦煌学》一文^②，讨论浙江学者敦煌学的贡献。张涌泉等编“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命名为“浙江与敦煌学”^③，同样蕴含着探索地域与敦煌学关系的意味。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与地域相关，更多更具体地还涉及一系列收藏机构与学术机构。从这方面进行探索的代表性研究，以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一文为代表^④，此文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北京大学对敦煌学的贡献，结语总结北大的学术传统，可谓从收藏机构、学术机构的角度考

① 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65页。

② 载《文史知识》1996年第10期。

③ 张涌泉等编：《浙江与敦煌学：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④ 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3—340页。

察敦煌学发展史的范例，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对敦煌学史的梳理很有启发意义。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四大敦煌遗书藏家之一，敦煌遗书的收藏与研究一直贯穿于其百年的发展史。国家图书馆是国内最大的敦煌文献收藏、整理、研究与学术服务机构，除藏有 16000 余件敦煌遗书原卷之外，也长期致力于海外藏敦煌遗书照片、胶卷等影像资料以及敦煌学研究论著的收集与整理，为中国敦煌学界提供学术资料与学术服务，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过令人瞩目的推动作用。国家图书馆一度也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重镇之一，王重民、向达等中国敦煌学的中坚人物都出自国立北平图书馆，孙楷第、赵万里、许国霖等对敦煌学的发展各有贡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等馆办刊物曾是发表敦煌学论著的重要园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收藏、整理、研究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

2002 年，荣新江曾指出：“从敦煌学来讲，国家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如果说敦煌学有中心的话，那国家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是中心”“中国的敦煌学中心就是北京，但以国家图书馆和北大为主，北大因为有王重民先生和向达先生。更早的像国家图书馆的写经组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个写经组有好多东西、好多历史没有抖露出来。今年赵和平这个敦煌学史会议，我就鼓动我认识的国家图书馆的人，把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的关系能够发挥出来，讲出来。好多事情外界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一些国家图书馆的馆史资料里头有非常多的跟敦煌学有关的记录，可以说推动敦煌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都是国家图书馆做出来的。”^① 他充分肯定了国家图书馆在敦煌学史上的作用，指出国图与敦煌学研究方面的不足，并鼓励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比如揭示 1930 年代写经组的工作情况。

刘进宝在呼吁加强敦煌学术史研究时，指出“我们对本国早期敦煌学

^① 黎知谨整理：《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开幕式座谈会》，《文津流觞》第 7 期，2002 年。

家的活动和著述还缺乏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研究”^①。京师图书馆时期的多位学者，如许国霖、江味农、陈垣等人的活动，以及《敦煌劫余录》等著作的编纂过程，均属学界了解不够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正是刘进宝所呼吁需要加强研究的部分。京师图书馆时期、北平图书馆时期在敦煌学上的作为，比如《敦煌劫余录》的成书过程、写经室—写经组的建制及其工作成绩等等，都是学界了解不够且有一定重要性的问题。挖掘档案、日记等原始史料，厘清相关史实，对于学界认识早期敦煌学史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文献收藏机构、学术机构的一个标本，全面梳理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的关系，同样有助于图书馆界更深入地认识自身与学术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使图书馆界进一步思考自身的定位，制定既适合学术机构自身又能最大限度支持学术发展的馆藏建设与服务方针，从而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形成学术资料收藏机构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这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另一层意义所在。

如上所述，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的关系贯穿了其整个发展过程，国家图书馆对中国敦煌学发展所作的努力与贡献，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前贤时彦关于这个课题的论著，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国家图书馆收藏、整理、修复敦煌遗书的论述

国家图书馆早期所编纂的馆藏敦煌遗书的目录，有《敦煌经卷总目》《敦煌经典目》《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等多种，但刊布的只有陈垣《敦煌劫余录》一种，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敦煌遗书分类目录，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到了20世纪中后期，王重民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②中，载有《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以千字文编号为序，摘录《敦煌劫余录》所著录的题名、卷次等信息，部分条目附有简要的说明；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③中所收北图藏卷目录，著录简单，但在部分

① 刘进宝：《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原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此据刘进宝《敦煌学术史：事件、人物与著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页。

② 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

③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写卷的定名方面有所进步；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①所收《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继承了王重民目录的成就，并在定名、解说方面各有所发展。1981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印行《敦煌劫余录续编》，公布了“新”字号部分的1065件敦煌遗书。这几部目录的共同特点是著录简明，但不够详细，不能反映国图藏敦煌遗书的完整信息。到2012年，方广锴领衔的研究团队，历时二十余年，完成了体例独特、著录详细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此目最初附载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②每一册之后，随图录出版，2016年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即煌煌八册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这些目录、图录是了解国图藏敦煌遗书总体状况和单件文献细节的主要依据。

有关国家图书馆收藏整理敦煌遗书的历史，方广锴的一系列论文最为重要：《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③首次整体性介绍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四大组成部分，尤为重要，该文首次揭示了京师图书馆写经室的重要成果《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并全文转录其编纂凡例；《百年前的一桩公案——关于22卷续交敦煌遗书的考察》^④则通过挖掘档案材料，揭示了1910至1911年京师图书馆从学部接收敦煌遗书的经过；《两箱敦煌经卷残片的再发现》^⑤叙述了199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库房搬迁过程中重新发现两箱敦煌遗书残片的过程，提供了残片整理过程的重要资料；《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敦00337号小考》^⑥考察了BD00337等敦煌遗书的作伪情况，并对相关史实详加考辨。此外，尚林、方广锴、荣新江《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⑦，李际宁《“味青斋敦煌

① 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② 全书14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至2012年出版。

③ 载《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

④ 载《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载《南海》1998年第9期，删节稿载2009年8月5日《光明日报》。

⑥ 载《文献》2006年第1期。

⑦ 日本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会1991年3月出版。

遗书秘籍佚卷存目”点勘及其史料价值》^①，尚林《刘廷琛旧藏敦煌遗书流失考》^②，林世田、萨仁高娃《国家图书馆刘廷琛旧藏敦煌遗书》^③等文章，揭示了旅顺博物馆大谷文书、味青斋旧藏敦煌遗书、刘廷琛旧藏遗书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史实，都颇具参考价值。

关于国图敦煌遗书的修复，杜伟生、张平、胡玉清等长期在国家图书馆从事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专家的论文值得关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古籍保护新探索》^④一书，收录了杜伟生《敦煌遗书用纸概况及浅析》、张平《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对于敦煌遗书修复工作规范化问题的思考》、胡玉清《敦煌遗书中常见破损及其修复琐谈》《敦煌遗书“为”86号的特点与修复》等文章，对于了解敦煌遗书修复工艺及其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张倚竹“Eastern and Western Conservation Approaches Reflected on Dunhuang Manuscripts”一文^⑤，比较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在敦煌遗书修复观念与技术上的异同。

总体性的论述，则有苏莹辉《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敦煌学》^⑥，简要概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家图书馆对敦煌学的贡献；尚林《北京图书馆与敦煌学：以建馆八十年来收藏保护敦煌文献资料为中心》一文^⑦，论述仍较简略。

二、关于国家图书馆历史上对敦煌学有所贡献的人物研究

国家图书馆成立以来，吸纳了一大批学者在馆工作，他们中有多位重要的敦煌学专家。对于他们的生平与敦煌学研究成就，论著较多：

关于陈垣，主要有焦树安《陈垣与中国国家图书馆》^⑧、孙玉蓉《为〈陈

① 载《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

② 载《汉学研究》1994年第12卷第2期。

③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④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⑤ 载《文津学志》第四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⑥ 收入苏莹辉《敦煌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

⑦ 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通讯》1993年第1期（总第24期），第1—5页。

⑧ 载《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年第3期。

垣年谱配图长编》补遗指谬》^①、孙玉蓉《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解疑》^②、高荣《陈垣先生与敦煌学研究》^③等论文。此外，《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等传记类资料中，也包含了不少与此相关的资料。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玉蓉受俞氏族人之托，整理俞泽箴日记。她辑录俞泽箴日记中关于整理敦煌遗书的资料，撰成《俞泽箴整理敦煌写经日记辑录》^④一文。此外，孙玉蓉利用俞泽箴日记中的记载，或以之为线索并结合其他资料，撰有《“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时间探究》^⑤《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团体——敦煌经籍辑存会》^⑥《关于“敦煌经籍辑存会”的两则日记》^⑦等一系列文章，为陈垣研究、敦煌经籍辑存会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与国图敦煌学史有关的资料。

关于许国霖，有余欣《许国霖与敦煌学》^⑧、林世田《许国霖与敦煌遗书资料汇编工作》^⑨等论文。

关于王重民与向达在欧洲访书的情况，刘修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⑩《王重民1935—1939年英德意诸国访书记》^⑪记述了王重民的经历；吴芳思（Frances Wood）根据英国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档案资料，撰有“Wang Chongmin and Lionel Giles”^⑫、《向达在英国》^⑬等文章。

① 载《天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② 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③ 载《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④ 载《文献》2009年第1期。

⑤ 载《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4期。

⑥ 载《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

⑦ 载《文献》2010年第1期。

⑧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⑨ 载《天津流觞》第22期，2008年。

⑩ 载《冷庐文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⑪ 载《文献》1991年第4期。

⑫ 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⑬ 载《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